

楔子

我們既不想預見結局，又不能一起生存，
哪怕是無止境的愛，哪怕是全心全意的恨。

與你爭鬥得越精疲力竭，愛你卻越刻骨銘心，
親愛的，我只是覺得：
沒有你的地方，就沒有生命。

我們畢生都在爭吵不休，
都希望做君王，都不願做奴隸。
但，又不可能忘記，
愛情時時刻刻都在滋長，
就像敵對一般的愛情啊！
強壯而盲目，如同死亡。

當我們其中一個即將走進墳墓，
另一個就會徹底體悟愛情那殘酷無情的力量——
正是可怕的時刻，最後的時刻！
——梅列日科夫斯基〈愛是敵對〉

第一章

威廉·哈維蘭覺得自己走進一片灰暗之中。
他那雙光可鑑人的黑色軍靴，「喀噠、喀噠」的踩在斑駁潮濕的水泥地上，頭頂的日光燈忽明忽亮，在筆挺的卡其色軍服上灑下片片陰影。
就算戴著軍帽，他那頭璀璨金髮仍過於耀眼，始終抿緊的薄唇和挺直鼻梁，給人傲慢的印象。一直筆直注視前方的雙眸，恍如藍色玻璃珠般晶瑩剔透，將他俊美的臉孔襯托得更為出色，也更容易招惹人怨恨。
威廉很清楚自己與「這種地方」格格不入。
他越清楚意識到這點，越是挺直背脊前行，挺拔而優雅的姿態，就像劈入黑暗之中的閃電，雖然沉默、冷靜，卻引起挑釁的叫囂。
「嘿～芭比，你走錯地方了，這裡不是游泳池喔！」
嘈雜的敲打聲和口哨聲、毫不掩飾惡意與嘲諷的目光，伴隨笑聲朝他投射而來。
「哈哈～看他屁股翹成這樣，根本是欠人操吧！」
「寶貝，快來爹地這裡，讓你嚐嚐超美味的大肉棒。」
「閉嘴！安靜點！」警衛用力敲打柵欄，卻無法停止那些低俗而下流的言語。
這裡是位於田納西州的巴傑利監獄，專門囚禁犯罪的軍人。
不，他們是在柵欄裡虛張聲勢的禽獸、應該永遠被驅逐的垃圾。威廉心想。
如果能夠選擇，他絕不會踏進這裡一步。
因此他的目光始終專注於前方，他的長官布洛迪·坎貝爾中校身上，寬闊的背影

同樣堅毅，對周遭的騷動恍若未聞。

漫長的走道，在一扇鐵柵門前中止。

一位年約四十出頭、身穿軍綠色迷彩服的拉丁裔男子從敞開的門後走向他們，布洛迪和威廉立刻向他行了個軍禮。

待對方回禮後，布洛迪主動與對方握手。「午安，羅培茲上校。」

「兩位午安，請原諒我無法對你們說聲『歡迎』。」典獄長洛德·羅培茲說完軍人特有的黑色笑話，丟下一句「請跟我來」，兀自轉身離去。

兩人立刻跟上他的腳步，鐵柵門則迅速關上，將一切喧囂關在後方。

他們走進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。

如果說那扇柵門外是灰濛而喧鬧的世界，門內就是被絕望與死寂籠罩的黑夜。

威廉不著痕跡的打量四周，和由幾條鐵柵相隔的普通牢房不同，此區的牢房全都被厚重的水泥牆隔絕，僅留下一尺見方的小鐵窗用來遞送飲食和傳達指令。

一路上，除了他們的腳步聲與短暫的交談外，他幾乎聽不見任何人聲，甚至感覺不到有人生活在牆內。

如果外面只是關著野獸的牢籠，這裡，就是僅留一口氣讓人苟延殘喘的墳墓。

被囚禁在此區的犯人，面臨的不是死刑，就是漫長的監禁。

其中也有人並非出於前述原因而被關在此區，像讓他們遠從紐約來訪的人，就是一例。

「指揮官已經交代過我，要我們全力協助兩位。」羅培茲依舊冷漠的走在前方，說話時也不曾回頭，彷彿不在意他們是否聽清自己的話。「坦白說，我不曉得要如何協助你們，我所能做的只有安排你們和『他』會面，至於『他』是否同意你們的要求，我幫不上忙。」

「我明白。」布洛迪應道。「說服他是我們的工作。但為了遵從你們的規矩，我們會面時得解除所有武裝，所以安全方面就拜託你們照應了。」

「我們的規矩？」羅培茲終於停下腳步，回頭射來的目光銳利而森冷。「解除武裝不是為了『我們的規矩』，而是為了保住你們的命。你們可知道，你們面對的是一個曾披著軍人外皮的恐怖分子？」

布洛迪迎視他的目光，語氣難掩不悅。「我們再清楚不過了，這也是我們找上他的原因。」

「其實我到現在還是反對你們見面，那狗娘養的傢伙是個惡魔。」羅培茲面露厭惡。「進來不到半年，就搞得三個人鬧自殺，我們不得不把他隔離起來。」

換言之，他們的目標已被困在墳墓中將近七年的時間了，而對方當年不過是個年僅二十五歲的軍官，比現在的自己還年輕二歲。

威廉不由得揣測，如果這人沒有瘋掉，勢必已蛻變為心智更加扭曲的惡魔，否則難以在這片幽暗中存活。

「他獨自被關在這裡長達七年，都在做些什麼？」布洛迪問。

「看書。」羅培茲的語氣表達出連他自己也為此困惑。「俄羅斯作家的詩集、短篇小說、哲學論說……他無所不看。」

「他似乎很有文學素養。」

「或許吧，但一個因叛亂處刑的犯人攜帶他國文學作品，對我們而言過於危險，因此沒收了他的書。之後……他搞瘋了那三個人。」羅培茲的神情複雜，融合了厭惡、憤怒及無奈。「為了安全起見，我們將書歸還給他，從此以後，他就再也沒有惹出事端。」

牢籠的管理者，竟對困在籠中的野獸讓步……威廉對這片灰色地帶的印象更為暗沉。

布洛迪沒有回應，跟隨著羅培茲的腳步，繼續走向位於走廊底端的房間。

已在房內待命的黑人警衛向三人行禮，他個頭不高，但一身結實的肌肉幾乎要將制服撐破，腰際配掛著制伏犯人用的警棍和電擊器。

放眼望去，不到五坪大的房間內只有簡陋的長桌和幾張椅子，剩下的就是四面冰冷的水泥牆。

但至少面對門口的牆上高掛著幾扇小鐵窗，透進些許光線，右手邊的牆面則裝設了監視用的雙面鏡。

威廉看見自己的身影映照在那片鏡子上，代表隔著這片玻璃，還有其他人正在窺視他們的一舉一動。

雖然心知這是出於保護，但情感上還是不太舒服。

羅培茲指指長桌旁、靠近門口這端的椅子，請他們坐下，至於距離門口最遠的那張椅子，孤零零的留在長桌的另一端。

這間房顯然是會面或偵訊用的會客室，不過他們的主角還沒到。

羅培茲轉向黑人警衛。「山謬，去把『希亞雷·沃克』帶來。」

希亞雷·沃克？就威廉所知，他們這次要會面的人並不是這個名字，但身為發言人的長官都未出聲，他自然不敢逾矩。

更何況，在來到巴傑利監獄之前，長官就已對他再三叮嚀——「絕不能開口說話」。

山謬離開後，羅培茲望著他們，語重心長的問：「你們確定要這麼做？」

「是的。」布洛迪斬釘截鐵的答。

「那麼，祝你們好運。」

此後，羅培茲不再開口說一句話，直到敲門聲打斷這片刻的靜默。

「長官，『沃克』來了。」

「進來吧！」

在羅培茲的應允下，房門緩緩敞開。

威廉深吸一口氣，屏氣凝神的注視門口。

隨著「喀鏘、喀鏘」的金屬碰撞聲，身穿灰色囚衣、微微駝背的男人拖著腳跨進門來，他的雙腳都被腳鐐鎖住，雙手也上了手銬，無力的垂放在前方。

他的體格壯碩，微捲的灰色長髮像數年未修剪，凌亂的披散在肩上，遮住大半邊臉，讓人看不清他的長相。

唯獨那格外高挺的鼻梁和寬闊雙唇，突顯了對方的血統特性。

威廉知道，這人曾單槍匹馬摸進恐怖分子隱藏在熟食店的基地，殲滅了一整支武器精良、正預謀炸毀大使館的聖戰游擊隊；也曾潛入佈滿沼澤與詭雷的墨西哥叢林，揪出隱身其中的恐怖組織首領歸國，更是該次任務唯一的生還者。

如今，這戰功彪炳、像座小山般高大的男人，卻在山謬的喝斥下走向長桌的另一端，在那張落單的椅子坐下。

另一名全副武裝的警衛也跟了進來，站在他身後保持戒備。

可在威廉眼中，這人不過是隻鬥敗的大狗，疲憊且意興闌珊，而對方也始終低頭看著桌面，不發一語。

「蘇愷·馬卡洛夫少尉，午安。」擔任發言人的布洛迪率先開口，交握的雙手沉穩地擱在桌面。「我是Z部隊反恐組第一分隊的隊長——布洛迪·坎貝爾中校，這位是我的隊員威廉·哈維蘭上尉。」

灰髮的俄裔美籍少尉沒有回應，仍低垂著頭，讓人分不清他是否有在聽。

「想必你已經聽說我們此行的目的，Z部隊希望獲得你的協助，帶我們重回大阿帕拉契山谷。」

終於，那垮下的雙肩動了動，可見蘇愷已經聽到布洛迪說的話。

威廉望著依舊保持緘默的男人，這種充耳不聞的無禮態度，讓他心中的不滿累積到臨界點。

雖然他聽從長官的命令，陪同隊長前來說服蘇愷，但他始終無法理解，為何高層會指示他們找這種人合作？

尤其蘇愷所犯下的，是身為一個軍人最不能被饒恕的罪。

布洛迪卻絲毫不動怒，繼續說：「礙於機密原則，我無法告訴你完整的任務內容，你也曾是反恐組的一分子，應該能夠理解我們的苦衷。我們需要借助你的能力，趕在那群恐怖分子行動前找出他們，一舉殲滅……」

下一刻，布洛迪沉默了，並非他忘了該說什麼，而是一陣突如其來的笑聲打斷了他。

沒錯，那是一種鄙夷至極、彷彿在嘲笑流浪漢般的笑聲，來自於遠坐在長桌另一端、仍未抬頭的蘇愷。

「中校和……上尉是嗎？」

蘇愷的聲音比想像中低沉而沙啞，卻沒有外國人特有的腔調，發音甚至比許多土生土長的美國大兵還標準，儘管他的話完全脫離布洛迪的主題。

「你們要尋求我的協助？連那個金髮小芭比的官階都比我大呢，這是什麼無聊的美式笑話？」

聽出對方口中的「金髮小芭比」是指自己，威廉雖然憤怒不已，但長官在桌下輕拍他的手，他只好按捺怒氣，維持面無表情。

「我們也希望這只是笑話一則，但國家現在確實面臨了重大的危機。」

布洛迪語氣沉重的向蘇愷說明，一個名為「泰坦」的恐怖組織，這半年來在國內引發的一連串風波。

布洛迪、威廉，以及身為前隊員的蘇愷，都任職於Z部隊反恐組。

被喻為「宙斯雷霆」的Z部隊，是整合軍警體系資源、以解決社會及國家重大危機而誕生的精銳部隊，也是國家最強的祕密武器。

而他們反恐組的首要任務，就是蒐集和恐怖分子有關的情報詳細分析，並遏止恐怖攻擊行為發生。

泰坦則是近年最惡名昭彰的恐怖組織，起初他們綁架軍火商，並將軍火運送至本土各地，後來甚至設計攻擊Z部隊成員。

在武器組和狙擊組同仁的聯手出擊下，他們陸續查扣泰坦的軍火，卻也查出他們轉以廉價材料大量自製武器。

此後，泰坦開始在本土各地策動爆炸案，綁架軍火商的情況也變本加厲，甚至會對人質施以暴力折磨。

這膽大包天的恐怖組織，甚至綁架縱橫黑白兩道的國內第一大契約軍火商——凱貝羅斯公司的總裁亞歷山大·柏萊塔，所幸在特搜組和護衛組的合作下，將人有驚無險的救出。

同時，他們發現了泰坦首領的真面目。

「那個自稱是『克羅諾斯』的男人，其實是布雷克·派頓。」

聞言，蘇愷驀地抬頭，儘管長髮遮蔽了雙眼，那深褐色的瞳孔卻迸發出銳利的光芒。

雖然他注視的對象是布洛迪，但不知為何，威廉感覺背脊升起一陣涼意。

那寒光只一閃而過，蘇愷的雙眸再度隱藏在灰髮底下，冷聲道：「我聽說他五年前已經死了。」

「那是他的詭計，實情是他被恐怖組織吸收，成為他們的一員，並反過來運用以前在Z部隊獲得的資源和知能，策劃這一連串的動亂。」

「我倒是很好奇，一個曾以自創的格鬥技成為Z部隊傳奇人物的教官，為何會選擇背叛？」

「抱歉，這部分我無可奉告。我只能說，我們追查到他躲進維吉尼亞州的大阿帕拉契山谷，卻怎麼也找不出他確切的藏身地點。我們合理懷疑，他躲進了當年『雙頭鷹』的地下基地遺址。」

聽見「雙頭鷹」這個名稱，蘇愷被手銬銬住的雙手緊緊交握。

雖然身為不能開口的旁觀者，但威廉早已將雙頭鷹的報告牢記在腦中。

這個由前蘇聯流亡人士組成的恐怖組織，就隱身在那座深山的某地，並運用地理優勢，靈活的在山裡遊走、防禦入侵者，讓Z部隊久攻不下。

最後，Z部隊採取的第一波攻堅計畫，就是臥底戰。

而蘇愷是最適合的唯一人選。

他花了三年的時間博取雙頭鷹首領——伊萬諾夫的信任，成為他重要的幹部，然後將重要情報提供給Z部隊，雙頭鷹的恐怖活動也因此屢屢失敗，士氣低迷。

Z部隊則計畫趁機攻入那不再深不可測的基地，一舉掃蕩恐怖分子。可蘇愷卻在最後關頭，做出驚人之舉……

「所以……」蘇愷發問的聲音格外低沉。「你們要我帶你們進入那座基地？」

「是的。大阿帕拉契山谷地勢險峻，佈滿原始密林和湍急山澗，如果不是熟知地形的人，一旦走進山中，恐怕再也出不來。你也很清楚，當地沒有設置任何電子儀器或系統，只有衛星空照圖可看出些許從樹林間若隱若現的破敗建築物，對偵察沒有任何助益。」

「換句話說，你們需要的只是一個擅長上天下地的野人，應該還有更正派的人選吧？」

「不，當年與你一同參與雙頭鷹任務的隊友，都已經不在了。」

蘇愷寬闊的肩膀大大顫動了一下。

威廉無從判斷他究竟是在沉思，還是在消化自己的情緒。就算是個背叛者，聽到前隊友們的下場，想必也不會無動於衷吧！

「雙頭鷹任務讓 Z 部隊損失慘重，存活下來的人有些在後續的任務中犧牲，也有人退出部隊，就此銷聲匿跡，至今我們還能掌握的人選，就只剩下你了。」

「那我還真是幸運啊……」

「我明白你對我的說法感到不舒服。但如果你願意協助我們，等任務結束，你剩下的刑期也會一筆勾銷，這是交換條件。」

布洛迪語氣沉重的補充一句，「我們的時間有限。」

「克羅諾斯……不，派頓在逃亡前，向我們的成員宣稱——『準備迎接更有趣的世界』，我們懷疑他正在籌備一項極為龐大的恐怖行動。我們必須盡快找出派頓，阻止他們的毀滅性計畫。而你，是我們唯一的希望。」

「唯一的希望……是嗎？Z 部隊真是個愚蠢的部隊啊！」

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」始終保持冷靜的布洛迪表情微微扭曲。

蘇愷高舉被手銬鎖住的雙手，刻意大笑三聲。「為了追查一個背叛者，你們竟然又找了另一個背叛者當救星，這還不蠢嗎？難道你們忘了，我是在大敵當前時攻擊隊友的混球，是早就該被槍斃的人渣喔！」

「但你沒有被槍斃，而是被判十五年徒刑。」布洛迪以堅定的眼神注視他。「你是司令官欽點的人選，他認為你能夠幫助我們。」

威廉也很清楚，Z 部隊在雙頭鷹任務中犧牲慘烈，並不能歸責於蘇愷，而是地理條件過於惡劣。

可在情勢緊急、敵眾我寡的情況下，蘇愷竟然攻擊自己的隊友，所幸對方最後保住一命，蘇愷也被逮捕。

依照軍法，臨陣叛亂的蘇愷應當被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，但最後，他只獲判十五年刑期。

據說當時力保他的正是司令官。

「他認為一個俄國人可以拯救你們？」蘇愷不領情的冷哼一聲。「真是詭異的信任啊！」

「無論你是什麼身分背景，我們只在乎你效忠的是這個部隊。」

「我『曾經』效忠於這個部隊。所以，我的答案是『不』。」

不約而同的，布洛迪和威廉以僵硬的表情看著蘇愷。

而那被灰髮遮蔽了一大半的臉龐，只有嘴唇露出帶刺的笑。「為了提早獲得自由，我說不定得賠上這條小命，可畢竟這是踩過不少人的鮮血換來的，得珍惜點用，我還是乖乖蹲在這裡，等刑期結束就好。」

「請你想清楚，是『還有』八年的刑期，你只在這裡度過一半的時間，你還得花上比之前更多的時間待在牢裡。」

布洛迪仍試圖說服他。

「想像一下外面的世界吧，如果是我，應該很懷念自由的空氣，想去酒吧好好喝一杯，想找女人溫存……」

「很可惜，你們的酒吧爛透了，除了伏特加之外，其他對我來說都是他媽的污水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不喜歡女人。」蘇愷舔了舔下唇。「所以待在這裡，對我來說可是天堂。」

「好吧，我只是舉例罷了。」布洛迪雙手一攤。「重點是，出去之後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，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，而不是困在冰冷、腐臭……什麼都沒有的四面牆裡。而我們，能夠協助你立刻離開這裡。」

「不，是你們『需要』我的協助。」那蜷曲的高大身軀，此刻彷彿煥發著得意的光芒。「我不介意繼續在這裡享受孤獨，就算Z部隊毀了、外面的世界崩塌了，也與我無關。你們——沒有任何可以威脅我的東西。」

「你……」只差一點，威廉就要出聲插嘴，布洛迪立即以責備的眼神瞪向他。幾乎同時，威廉的上衣口袋傳來陣陣震動。他立刻取出隊長交給他保管的手機，螢幕上顯示——指揮官來電。

他將手機遞給布洛迪，對方一看見手機的來電者，頓時臉色大變。

只花了兩秒鐘苦惱，布洛迪嘆了口氣，轉向蘇愷，「抱歉，我必須接這通電話，希望你好好考慮一下，我會再回來聽你最後的結論。」

「我想我已經告訴你了。」

蘇愷答得斬釘截鐵，布洛迪只能在威廉耳邊叮囑「安靜的留在這裡」，隨即拿著手機走出會客室。

轉眼間，空氣中僅剩下令人窒息的沉默。

兩名警衛仍分別佇立在門口和蘇愷身後戒備。威廉凝視著雙手交握、視線低垂的蘇愷。

長官交代他不能出聲，他只能以目光表達自己的厭惡，雖然在旁人眼中，他慣於壓抑情緒的藍色瞳孔仍像一片靜海，無波無浪。

要他們哀求一個背叛者協助已經夠沮喪了，對方竟敢擺出高姿態拒絕他們，還宣稱這個國家毀了也無所謂？！

像這種人渣，當初就該被送上電椅才對……

「小芭比，別用那麼熱情的眼光看著我。」蘇愷刻意展露雄性魅力的低沉嗓音在寂靜的室內響起。「你就這麼中意我嗎？你該不會聽說我不喜歡女人，就開始期待了？」

深知這是對方激怒自己的招式，威廉咬著下唇不吭聲，可雙眼仍鎖緊著蘇愷。

這是挑釁，也是堅持。

蘇愷抬起頭，隱藏在灰髮下的雙眸正眼打量他。「的確長得挺可愛的，難怪外面那些人差點為你暴動，他們最喜歡逗弄精英分子了。我猜猜看……你應該是耶魯畢業的吧？」

威廉沉默的瞪著他，蘇愷卻愉快的笑了。

「不對嗎？那就是哈佛了，這次總猜對了吧？」

雖然威廉不打算承認，但蘇愷已從他的表情獲得肯定的答案。

「哈佛畢業的Z部隊反恐組成員啊！果然是精英中的精英，讓這張高傲的臉蛋扭曲哭泣，應該很有趣，我的下半身都要起反應了呢！」

閉嘴！垃圾！威廉真想對這骯髒的男人大吼。

「不過外面那些野獸說錯了，芭比是女的洋娃娃，男的洋娃娃是叫什麼來著……對了，『肯尼』是吧？」

「沃克，安靜。」蘇愷身後的警衛出聲警告，他卻回了一個痞痞的笑。

「嘿，彼得，我只是陪我的新朋友聊聊天。他敬愛的長官一離開身邊，他就像隻無助的小羊般手足無措，真是我見猶憐呢！我賭他們有一腿，只是我不曉得被上的是誰，說不定是那個表面正義凜然的『中校』。」

「不准污辱隊長！」話才出口，威廉就後悔了，因為他看見蘇愷露出一抹勝利的微笑。

「終於開口啦！我以為你被下了封口令呢！像是『千萬不准跟他交談』、『那傢伙是個惡魔』之類的……我明明就這麼友善，是吧？」

「我不開口，是因為跟你說話只會髒了我的嘴。」

「要真如此，你的嘴已經被弄髒了呢！不是已經含著男人的陰莖很多次了嗎？」

「我從未做過那種下流的事情！」威廉用力捶了桌子一拳，激動的起身。

「我有喔，而且是好幾次。」蘇愷的大拇指抹過唇邊，頗具性暗示。「你想不想試一試？還是你想嚐嚐我的精液？保證比那個老頭子的美味。」

「混蛋！」威廉憤而推開椅子，看守門口的山謬趕緊上前拉住他，卻被他咆哮著甩開，高大的黑人警衛頓時跌坐在地。

另一名警衛趕緊卡進他和蘇愷之間，張著嘴似乎想勸阻他，但下一刻，警衛口中只剩下吃痛的悶哼，整個人向下頹倒。

而倒下的警衛身後，是蘇愷握緊成拳的雙手，顯然就是偷襲對方的真凶。

威廉瞬間清醒過來，自己到底在做什麼？！

然而，蘇愷立刻又一個箭步上前，朝剛起身的黑人警衛施予肘擊，對方再度摔回地面，不省人事，蘇愷則迅速將椅子卡住門口。

威廉下意識的想從腰間拔槍，可當他想起自己早被解除武裝時，蘇愷已條地逼近眼前。

這是他第一次清楚看見，那雙隱藏在灰髮下的深褐色瞳孔是多麼銳利、深邃且駭人。

也終於意會到，為何整座監獄的人會稱他希亞雷·沃克。

「嗚——」刺激著緊張情緒的警鈴聲迴盪在巴傑利監獄。

威廉像大夢初醒般回過神，猛烈揮拳攻擊蘇愷，可對方一個靈活的閃身就繞到他身後，以銬住的雙手從頭套住他的頸項，將他推撞在冰冷的牆上。

「嘿，小公主，只剩下我們倆獨處了。」

「放開我！你……嗚！」威廉試著掙扎，但體格壯碩的囚犯已從背後壓住他，用手銬向後勒緊他的脖子。

「你應該不知道，自己有多會煽動男人的嗜虐心。」蘇愷俯頭舔了他的面頰一口，以下流的姿勢朝他的臀部一頂。

威廉可以感覺到男人的性器正擠進他的臀間摩擦，清晰的觸感令他羞憤欲死。

「你這下流的垃圾！」可無論他如何掙扎，仍動彈不得。

被椅子卡死的門扉「喀啦」、「喀啦」作響，門外傳來激烈的敲打聲，以怒吼警告囚犯之後的下場，蘇愷卻恍若未聞。

「懊惱吧！痛苦吧！」危險的惡魔像訴說情話般在他耳畔低喃。「被我這種人渣玩弄，是不是感到很委屈呢？出身於哈佛的精英，有必要這樣捨棄尊嚴，像個婊子一樣任人污辱嗎？」

「我跟你不一樣！」威廉低吼，轉頭躲避他的氣息。「我承諾過會守護這個國家，就能忍受任何痛苦，不會因為這點屈辱就自暴自棄！」

「承諾啊，還真是令人怦然心動……又噁心的詞彙呢！」

突然間，威廉的脖子傳來一陣激痛。

勒住他的男人張大了嘴，朝他的頸側狠狠咬下，留下鮮明的痛楚。他幾乎可以感受到，利齒刺進皮膚的觸感。

「砰」的一聲巨響，雜沓的腳步聲和吶喊從洞開的門闖入，一群全副武裝的警衛衝了進來。

「沃克！」典獄長羅培茲吼道：「高舉雙手，離開哈維蘭上尉！現在！」

「好好好……」意外的，蘇愷毫不抵抗的舉起手，從威廉身後退開。

一恢復自由，威廉立刻大口大口呼吸，突然湧進肺部的空氣噙住他，讓他痛苦的咳嗽。

他還未轉過身，就聽見棍棒敲擊在肉體上的聲響，以及男人沉痛的悶哼。

很快的，他被幾個人拽住手臂，扯離蘇愷身邊。

「哈維蘭上尉，你沒事吧？」

「可以呼吸嗎？有沒有受傷？」

他趕緊摀住頸項以遮掩被咬的痕跡，向前來探問的警衛搖搖頭。

而警衛們顯然沒有察覺他遭到蘇愷的狎弄，他這才發現，從單面鏡的角度根本看不清剛才蘇愷對他所做的下流舉動，只像在攻擊他而已。

他瞥向狡猾的男人。

蘇愷正跪倒在地，高舉雙手抱在頭部，蜷曲的背部看起來就跟初次見面一樣，消沉且鬥志全無。

一瞬間，他領悟到這個男人從一進門就開始演戲。

偽裝成頹廢的敗犬，降低他的警戒心，再激怒他，伺機反撲……

這個男人和傳說中一樣，是極為狡詐又極為邪惡的惡魔，是在險惡荒野求生存的野獸。

希亞雷·沃克，來自俄語的「Серый Волк」，意即——

「灰狼……」

望著蘇愷被警衛帶離的身影，威廉以沙啞的聲音，重複這令人厭惡又令人戰慄的名字。

第二章

「嘿，威廉，你的脖子沒事吧？」

威廉雖然聽見對方熱切的問候，卻只冷淡的回了句「沒事」，自顧自的低頭檢查裝備。

這裡是Z部隊位於紐約郊區的克里特基地。

克里特基地隱身在綿延不絕的山林當中，佔地遼闊，具備了所有先進軍事基地應有的設備，以及最精良的武器及電子儀器。

可他們即將前往的地方，是再先進的科技也無法征服的原始山脈。

威廉站在反恐組專屬的停車場，隊友們一一跳上出勤用的黑色悍馬，唯獨他佇立在原地看著手錶。

終於，一輛小型巴士開進停車場，他也跟著鬆了口氣，以對講機向副隊長路易·丹尼斯報告。

結束通話後，威廉正準備走向巴士，問候者卻不死心的搭上他的肩。

「你確定你真的沒事嗎？還能正常呼吸吧？」同組的大衛·艾弗列克儘管面帶笑容，卻怎麼看怎麼討人厭。「被一個關了七年的囚犯挑釁，還遭到攻擊，虧你能全身而退，運氣實在太好了。」

「是啊！就跟他的升官之路一樣順遂，輕輕鬆鬆就升為上尉，我也想有那種好『運氣』。」

大衛的搭檔朱利安放聲大笑，表面爽朗的笑聲，在威廉耳裡都化為利刃。

於是他轉過身，藍眸嚴厲的瞪著朱利安。「如果你蠢到認為這兩條槓是靠『運氣』換來的，你和我的差距只會越來越大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我遠不如你嗎！」朱利安伸手揪住威廉的衣領。

大衛趕緊從旁拉住他，向威廉投以責備的眼光。

準備上車的隊友們也停下腳步，看見當事人後，紛紛露出「又來了」的表情。

可威廉無視周遭的不友善眼光，揮開朱利安的手，像沾到什麼髒東西似的面露不屑。「你要是看我不順眼，請試著以功績擊敗我，因為自己無能就懷疑長官拔擢良才的眼光，對你沒有任何幫助。」

「混蛋！你不過是靠父母撐腰才爬到今天的地位，囂張個屁啊！」

「抱歉，我還有要事在身，失陪了。」

威廉冷漠的轉身離開，留下憤怒的朱利安在原地咆哮。

就算沒回頭，威廉也知道他在向隊友們抱怨自己的傲慢，雖然他不認為自己有錯。

他唯一的錯，就是中了野獸的計謀。

他已因此遭到隊長嚴厲的責罵，加上一支申誡和一份悔過書，其他人沒有權利對他說長道短。

或許是出於困窘，他才會對朱利安反唇相稽吧！

然而，最困擾他的並非同僚的嘲諷，反正他這一路都是在敵意和嫉妒的目光下走來。

而是至今他仍分不清，究竟哪個面目才是真正的「蘇愷·馬卡洛夫」，對方的目的究竟是想趕走他這個外來者，還是只是想嘲諷他、戲弄他？

畢竟前一天還採取卑劣手段狎弄他的蘇愷，第二天就請羅培茲典獄長回覆隊長，表示他願意接受交換條件。

真是令人匪夷所思。

威廉走向停下的小巴，副隊長路易也率領好幾名荷槍實彈的部隊成員來到巴士旁。

這輛巴士不僅窗戶全都裝設了鐵窗，連後車門也以粗重的鎖鍊捆了好幾圈，正是用來運送巴傑利重犯的囚車。

此時，巴士門敞開，親自押送犯人的布洛迪與典獄長羅培茲一同下了車，路易和隊員們向他們行了軍禮，兩人向眾人點點頭，走向後車門。

在部隊成員舉槍戒備下，羅培茲解開了門鎖。

隨著左右大開的門，威廉感覺巨大的陰影從頭頂落下，他抬頭望向那壯碩的男人，對方正向他揮舞被銬住的雙手。

原本散亂在肩頭的灰色長髮暫時撥至耳後，逆光浮現的臉龐令威廉不自覺的倒抽一口氣。

這才發現，男人有張極為端正且輪廓優雅的臉孔，若非看見他身上的迷彩服，旁人可能會將他誤認為帝俄時期的貴族後裔。

然而，對威廉而言，看見這男人的臉只會讓他回想起那一日的屈辱。

對方吹拂在他臉上的氣息、咬在頸側的痛楚，以及將性器頂住他的下流觸感……

「嗨，『肯尼』寶貝，我們又見面了。」男人極富魅力的寬唇漾起微笑。

威廉默不作聲，雖然在心中用盡惡毒的字眼咒罵他、恨不得把他大卸八塊，但表情依然平靜無波。

反倒是典獄長率先出聲。「安分點，沃克。」

「是是是。」蘇愷聳聳肩，乖乖下車來到羅培茲身後。

見他順從照做，羅培茲才安心的望向布洛迪，朝他伸出手。「沃克就交給你們了，我可不想再回收這個惡魔。」

「我也希望如此。」布洛迪與他握手，叮囑隊員們將蘇愷押送到一輛悍馬的後座。威廉則跟著上了車，在蘇愷身旁坐定，對方的臉上和軍服下露出的皮膚都殘留著大大小小的傷痕、瘀青，顯然被狠狠教訓過一頓。

儘管如此，狡猾的男人仍學不乖，笑道：「原來我是你的搭檔啊！該不會是因為沒有人要跟你合作吧？」

「我不是你的搭檔，是你的監督者。」威廉忽視後面的問題，將一只腳鐐套在他的右腳，也僅有一只。「只要有任何不軌的行為，我就會讓你付出慘痛的代價。」

「喔？真令人期待。」

「我也很期待，就像這樣。」威廉按下腰帶上的按鈕，蘇愷立刻發出遭電擊般的慘叫，抱住右腳呻吟。

「媽呀！你還真狠啊！肯尼……」

威廉正想為他無禮的稱呼再次按鈕時，在前座擔任駕駛員的隊友已回頭提出警告。

「喂！別一開始就虐囚，我們還得靠他找出那些王八蛋咧！」

「我自有分寸。」威廉冷冷應道，將姿勢歪斜的蘇愷粗暴的拉回座位。駕駛不悅的咋舌，撂下一句「跣個屁」，隨即轉回頭去。

可威廉充耳不聞，仍挺直背脊端坐著，直到有人不知好歹的開口。

「你跟你的兄弟們『好像』處得很不好。」

「與你無關。」威廉瞪了蘇愷一眼。

「其實我可以理解啦！高官的小孩就是比較礙眼，何況你還殘忍的點出你跟那傢伙有多大差距。」

「我說的是實話……」威廉驀地閉上嘴，向蘇愷投以質疑的目光。

他怎會知道他和朱利安的爭執？囚車上不可能聽見他們的對話，因此，只有一個可能性。

「你會讀唇語？」

「這不是最基本的嗎？」

蘇愷理所當然的聳聳肩，令威廉頗不是滋味。他精通多國語言，唯獨唇語始終沒有學透徹。

此時，又有三名隊友上了車，威廉只好停止交談。

一名隊友坐進副駕駛座，是駕駛的搭檔；另外兩名隊友則坐在威廉對面，是大衛和朱利安。

威廉無視朱利安敵視的目光，反正他早就習慣了。

可蘇愷說得沒錯，他沒有搭檔。這的確是他被指派擔任監督者的原因，另一方面，也是隊長讓他將功折罪的取代方案。

「刺蝟、山貓、負鼠，這裡是游隼。」無線電對講機傳來布洛迪的聲音。「現在出發。」

「負鼠收到。」

前座的副駕駛如此回應後，悍馬也隨之啟動，跟隨前方的車隊一路向南，朝位於維吉尼亞州的大阿帕拉契山谷前進。

「終於動了。」蘇愷語帶不屑的說，像個等待司機載他參加宴會的大老闆，慵懶的仰靠在座椅上。「嘿，肯尼，借我一把剪刀或小刀之類的剪剪頭髮吧，不然行動起來很礙事。」

「請稱呼我『上尉』，還有，你不需要行動，也不能持有任何武器。」威廉不禁

懷疑電擊腳鐐的威力並沒有想像中大，他之前鐵定是故意喊叫引起他人注意。

「嘖，這樣很不舒服耶！」

「閉嘴！」朱利安取代威廉，警告蘇愷安靜。

威廉立刻瞥了他一眼，因為隊長曾交代過，除了自己之外，所有人都不能和蘇愷說話，他相信朱利安一定很清楚。

但意外的是，蘇愷並未再開口，反而乖乖閉上嘴，抱起雙臂假寐。

朱利安則向威廉投以得意的目光，像在說：「看吧！老子讓他閉嘴了。」

威廉不置可否的收回視線，專心觀察蘇愷的一舉一動，懷疑這個男人的高配合度也是作戲，鐵定在盤算什麼詭計。

他依然厭惡這個男人，就算對方同意協助他們，對威廉而言，那也不過是博取信任的伎倆。

畢竟自己可是吃過大虧。

威廉，你不是會被那種低俗言語激怒的人。

得知事情的始末，布洛迪曾嘆息似的說道。

我知道你是因為他污辱我而發怒，可這就是他的目的。

雖然威廉明白，但事發當時，他的腦袋就像被熔岩侵蝕般，完全無法思考，身體則失控的做出反應。

蘇愷·馬卡洛夫是心理戰的高手。

據說他能在短短幾分鐘內，從對方的穿著打扮、談吐、儀態，分析出對方的背景和個性，再消幾句話，就能套出對方的弱點，加以擊潰。

他終於明白為何長官千交代萬交代要他不得開口。打從他不小心出聲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全盤皆輸了。

隊長責備他應該沉住氣，卻還是信任他的能力，要求他從失敗中記取教訓，還不顧副隊長的反對，指派他負責監督蘇愷。

畢竟他是隊上唯一和蘇愷交手過的人，或許結果是挫敗的，但威廉已下定決心，這次絕不會再辜負隊長的信賴。

前往大阿帕拉契山谷的車程將近八小時。

大衛和朱利安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天，有時甚至和前座的正副駕駛談笑。

這是他們紓解緊張情緒的習慣，不過威廉除外，他無時無刻不在監視蘇愷。

途中蘇愷不是閉目養神，就是看著窗外呼嘯而過的風景，未曾開口說過一句話。

那天在巴傑利監獄狂放撒野的灰狼，彷彿不曾存在。

好幾次，他忍不住想問蘇愷改變心意的原因，卻礙於身邊有其他隊友，遲遲不敢開口。

經過漫長的移動，天色從出發時的湛藍逐漸轉為橘紅、趨於黑暗。車窗外的景色也從喧鬧的城市街景，換成闊葉森林，在近晚時刻顯得格外寧靜。

「三十分鐘後，大船入港。」對講機傳來布洛迪平靜的嗓音。

車上的氣氛隨之丕變。隊友們停止交談，再次檢查裝備。

原本假寐的蘇愷也睜開眼，清醒的目光顯示他並未睡著。

他們即將進入大阿帕拉契山谷。

窗外已一片昏暗，就著刻意調暗的微弱車燈，勉強能看清他們被大片的橡樹林包圍。

夜色是他們的掩護色，奇襲是他們的計畫。

隊長在親自押送蘇愷的途中，就已討論過如何進入雙頭鷹的基地遺址，也就是泰坦的藏身處。

偏離主要幹道的荒涼山林佈滿蕨類植物和雜草，乍看之下無路可走，但依照蘇愷之前提供的路線，他們竟能駕駛龐大的武裝車輛穿梭在窄林中，繼續朝山谷的深處推進。

深夜的山谷過於靜謐，除了蟲鳴鳥叫，只剩下車胎碾過顛簸地面的聲響，為了不暴露行蹤，他們前進的速度格外緩慢。

而按照計畫，車輛只能完成一半的路程，剩下的一半必須靠步行，也是為了避免驚動敵方。

畢竟他們的對手，是曾經任職於 Z 部隊的傳奇人物。

「啊，真安靜。」然而，蘇愷慵懶的嗓音，徹底破壞了車內的嚴肅氣氛。「你們幹麼這麼緊張？不是還有半小時嗎？搞得我也神經緊繃。」

「安靜。」

威廉瞪了蘇愷一眼，對方卻視而不見，打了個哈欠。「真受不了你們這些菜鳥，想當年我們還在賭洋基跟金鶯誰會贏呢，你們卻緊張得像要失禁似的，Z 部隊的素質低落不少啊！」

「哈維蘭，你他媽的叫他給我閉嘴！」朱利安晃動手上的 MP5 衝鋒槍，惡狠狠的說：「他要是再多說一句話，我就當場斃了他，連你也一起！」

「嘿，有種一點！你對我不滿應該直接對我說，刁難肯尼做什麼？」

「閉嘴，沃克！」威廉一發覺自己的音調提高，立刻深吸一口氣冷靜情緒。「要是不想再被電擊，就給我聽話點。」

「拜託！別再來那招好嗎？」駕駛不屑的插話。「他要是又像剛才那樣雞貓子喊叫，我們的任務不就搞砸了。」

「哈，竟然還在囚犯面前內鬨，真是前所未聞啊！可以幫我通知布洛迪隊長，讓我換搭另一輛車嗎？」

「住口！」

其他人幾乎同聲向蘇愷低吼，再不約而同的瞪向威廉。

這次先發難的是大衛。「哈維蘭，你就不能看好那該死的傢伙嗎？」

「嘴巴長在他臉上，他想說什麼我無法控制，請你們當作沒聽見就好。」威廉深知這又是蘇愷的伎倆，沒想到隊友們聽見他的建議反而更怒不可遏。

「你可是他的監督者耶！就這樣由他放肆嗎？」朱利安接著噙聲。

「我只能監視他，不讓他做出反叛的行為，但你們違背隊長的交代跟他說話，中了他的計而遷怒於我，難道要我向隊長報告嗎？」

「什麼？！」

朱利安憤而起身，想要上前揪住他的手還沒碰到衣領，前方就突然傳來轟然巨響，他們乘坐的悍馬也跟著緊急煞車。

不僅朱利安狼狽的跌了一跤，其他人也跟著摔得東倒西歪。

「靠！」前座的駕駛咒罵著回頭，嚇出一臉冷汗。「你們沒事吧？因為前面緊急煞車……」

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「不清楚，但好像是有什麼東西從天而降。」

副駕駛拿起對講機，還沒開始通話，就聽見副隊長路易的聲音。

「這裡是刺蝟。」坐在前導車內的路易，聲音聽來憂心忡忡。「我們遇到麻煩了，前方有巨大落石，無法前進。」

「這裡是游隼。」坐在第二輛車裡的布洛迪接話。「刺蝟，報告損失。」

「報告，車燈毀損及車頭輕微變形，沒有其他損失。」

「收到。負鼠，聽到請回答。」

聞言，車內的隊員們全都下意識的坐直身軀，豎耳傾聽。

副駕駛執起對講機回應，「這裡是負鼠。」

「請準備好替換乘客，將行李留在車內。重複一次，替換乘客、留下行李。」

眾人的目光頓時看向蘇愷。

唯一對這座山瞭若指掌的「行李」就坐在他們車內，而隊長現在最需要的，就是蘇愷腦中所擁有的路線圖。

但沒有人敢冒險將野狼放出車外，因此，由隊長親自前來是最安全的做法，他們也事先設想過這個備案。

大衛和朱利安對看了一眼，告訴副駕駛，「我們準備好轉換乘客了。」

「了解。」

副駕駛向隊長報告並得到指示後，大衛及朱利安打開後車門，一前一後的跳下車。

「砰——砰——」

然而，朱利安的前腳才剛離開，激烈的槍響就在寂靜的山林間炸開來，形成駭人回音。

「趴下！」

不知是誰吼了這聲，威廉立刻拖著蘇愷往地面趴倒，子彈劈哩啪啦的打在左側車殼，宛如暴雨般密集，就連車窗上的防彈玻璃也裂成一朵朵的白花，可見對方火力之猛烈。

「可惡！我們遭埋伏了！」縮在前座下方的駕駛咒罵道。

對講機再次傳來指令。「這裡是游隼，各單位注意！路障來自十點鐘方向，準備清掃。」

「收到！」副駕駛艱辛的以對講機回應，他回頭望向後座，隨即臉色大變。「大衛和朱利安呢？」

「還沒回來。」威廉搖搖頭，車上甚至沒有人敢肯定他們能回來。

「那只能靠你了，快把機砲搬出來！」

「憑我一個人辦不到。」

「天殺的！」威廉直接到近乎淡漠的語氣讓副駕駛更火大，但他立刻冷靜下來。

「你先把步槍和狙擊步槍搬出來，我過去幫你。」

不等對方交代完，威廉已迅速拖出座椅下方的木箱，當他從後腰口袋掏出摺疊小刀撬開箱子時，卻感覺有道陰影籠罩在頭上，同時一股力量由上而下的朝他襲來。

「該死！」

威廉下意識的閃身，戴著手銬的雙拳從他臉旁呼嘯而過，逼出他一身冷汗。只差一點，他就會被那記重拳打成肉醬，可現在沒有時間慶幸。

他才回過神來，就見高大的身影跳出後車門。

「沃克！」威廉抓起隨身的 MP5 衝鋒槍，跟著跳下車，將隊友們的呼喚拋諸腦後。

車外依舊一片槍林彈雨，其他車輛的隊友們已架設好機槍或狙擊步槍，依據偵察班拼湊的情報向樹林反擊。

可這些都與威廉無關，他唯一的目標只有朝反方向奔跑的蘇愷，那龐大身軀轉眼間已沒入另一片密林。

他絕不能再次放走野獸！

「沃克，站住！不然我要開槍了！」他怒吼著狂奔，跟隨那飄忽的身影衝進林中。這是一片順著山勢向下延伸的小坡，除了密集的高聳樹木外，地面滿是長草及石塊，結實的樹根不時阻礙他的腳步，反觀蘇愷正靈活的在樹林中穿梭。

「可惡！」他不得已地朝那身影開了幾槍，只見蘇愷輕鬆的左彎右拐，子彈就是近不了他的身。

突然間，威廉想起另一個有力的武器！

他放棄以衝鋒槍攻擊，伸手摸向皮帶，一邊祈禱對方還在範圍內，一邊按下按鈕。下一刻，原本還健步如飛的男人踉蹌了一步，搗住右腳跪倒在地。

成功了！

他立刻追上去，但蘇愷不死心的起身，拖著腳繼續往前跑，於是他再次按鈕，這次蘇愷扭曲著身子哀嚎倒地，遲遲無法起身。

可狡猾的男人仍沒有放棄，只見他掙扎著在地上翻滾，讓自己像個原木般順著山坡向下滾動，驀地從威廉的視線範圍內消失了。

「怎麼會……」威廉揉了揉眼睛，確認對方的確消失在黑暗中，立即加緊腳步上前。

直到他抵達蘇愷的消失之處，才明白為何對方一眨眼就不見人影，因為這個小坡已到盡頭，僅有一道山澗，在他懸空的腳下十公尺處咆哮奔流。

「糟糕！」剎那間，他已整個人向下墜落。

隨著四濺的水花，冰冷水流將他包圍。

一瞬間，威廉以為自己會被凍死，但猛烈的水流沖擊著他的身體，強迫他清醒過來。

他掙扎著浮出水面，大口大口呼吸，卻因吸入些許溪水而噎咳，下一刻，湍急的

惡水再次將他的身體扯入其中，他又奮力衝出水面。

他就這樣在水中載浮載沉好幾回，每一次浮出水面，他就把握機會汲取氧氣、搜尋蘇愷的身影。

終於，在前方數十公尺遠的水面，他看見那凌亂不堪的灰色長髮。

「沃……」他想喊叫，但水流馬上灌進他的嘴裡，於是他放棄出聲，拚命朝蘇愷游去。

兩人在水中的距離逐漸拉近，而威廉也注意到，除了險惡的溪水外，沿途只看得到光禿禿的山壁，偶爾從中延伸出幾叢樹枝和雜草。

終於，岸旁開始出現較為茂密的樹木，甚至有好幾處天然形成的岩石平臺及洞穴。這時蘇愷攀住一塊水中的大石，爬上石頭的頂端，仰望山壁。突然縱身一躍，跳上其中一處寬敞的平臺，走進後方的洞穴，再次消失在黑暗中。

威廉也急忙游向石塊，而越靠近目的地，他越發現蘇愷看似輕鬆的舉動有多困難，他冷到發抖的手根本抱不住石頭。

「該死！」他咒罵著用顫抖的手指攀住石頭，比起阿拉斯加那次的任務，這點寒冷根本算不了什麼。

「上去啊！」他大吼一聲，一鼓作氣爬了上去。

更大的難關還在後頭，石頭與山壁平臺的距離比想像中遠。

沒時間遲疑，威廉奮力一躍，勉強搆到平臺旁的樹枝，差點整個人摔進水裡。

他連忙抓緊樹枝支撐自己的身體，使勁的左右扭動身體，運用腰力將自己甩上平臺。

「呼……呼……」威廉跪倒在地上，急促的喘息。

要是剛才他沒有抓住樹枝，順勢跌下去……可能會像摔在砧板上的魚肉一樣死透了。

「沒事了，振作！」威廉拍拍自己的面頰，他去過沙漠、攀爬過險峻的山壁，也曾潛伏在滿是天然毒氣和陷阱的沼澤裡……

各種危機他全都安然度過了，這次也不會例外。

雖然他面對的不是恐怖分子，而是一座危機四伏的原始森林，以及身經百戰的前乙部隊成員。

他做了好幾個深呼吸，強迫自己緩和下來，重新抓好手中的衝鋒槍，謹慎的往洞穴內部走去。

裡面一片漆黑。

他開啟夜視鏡，所幸這泡了水的機器還能運作，但放眼所及沒有任何人影。

威廉小心翼翼的張望著四周，一步一步向前邁進。

與其說這是一個洞穴，不如說是擁有好幾條岔路的迷宮，他不知道蘇愷會走進哪裡。

這時，唯一能夠辨識的工具只有一個……於是，他毫不留情的再次按下按鈕。

「嗚！」果然，前方某處傳來細微的悶哼。

他邁開腳步，順著聲音來源穿過好幾條小路，眼前的景象漸漸開闊起來。

他來到一個寬敞的房間，擺設了簡單的櫃子、書桌和行軍床，顯然曾有人在此居住，可蘇愷並不在這裡。

他繼續往前，發現這個房間還連結著其他的岔路。

可最重要的目標究竟躲到哪去了？難道又追丟了嗎？

威廉再次把手探向腰側，但在手指觸及按鈕前，他的後頸突然遭到強烈的衝擊。一陣劇痛之後，他無法自制的向前倒下，就此失去意識。

Crescent